

惊悚悬疑书廊

[美]霍克 等著 ■
张爱平 许艳 等 译 ■

列车上的逃犯

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

THE BEST MYSTERY
AND
THRILLER STORIES

本书作家荣获埃德加·艾伦·坡奖

美国推理小说协会奖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惊悚悬疑书廊

[美]霍克 等著 ■
张爱平 许艳 等 译 ■

列车上的逃犯

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

THE BEST MYSTERY
AND
THRILLER STORIES

本书作家荣获埃德加·艾伦·坡奖
美国推理小说协会奖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T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列车上的逃犯/(美)霍克等著;张爱平等译.—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06.1

(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)

ISBN 7-80195-433-5

I. 列... II. ①霍... ②张... III. 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—现代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5118 号

列车上的逃犯——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

作 者	[美] 霍克 等著	张爱平 许艳 等译
责任编辑	李昀桥	责任校对 青 秧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	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(100037)	
发行电话	(010)68992190/2/3/5/6	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	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	
印 刷	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	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6 开	
印 张	20	
字 数	285 千字	
版 次	2006 年 3 月第 1 版	
印 次	2006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	
书 号	ISBN 7-80195-433-5/I·290	
定 价	28.00 元	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惊心动魄的盛宴(代前言)

神秘悬念小说已经跨越了整整一个多世纪的岁月。从埃德加·艾伦·坡的《莫格街凶案》问世以后,林林总总的神秘悬念小说便纷纷扬扬地飘满世界。当柯南道尔的“福尔摩斯”诞生之后,迷恋这类小说的“粉丝”们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。曾有一度,在欧洲、北美的任意社交场所和旅游列车、游艇上,人们都在争相阅读最流行的神秘悬念小说。如今,这样的阅读热潮依然风头很劲,喜爱这类作品的读者仍然陶醉在优秀的神秘悬念小说的阅读中。随着《达芬奇密码》在世界各国的热销,再次掀起了阅读神秘悬念小说的热潮。我们的“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”已经问世三年,先后推出了几个选本,拥有了众多的读者,有些读者甚至在追逐我们的编选和出版。这无疑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的动力。

我们刚刚选编好的《列车上的逃犯》——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,就是应广大读者之邀编辑出版的。在这本小说中,我们遴选了活跃在欧美的著名神秘悬念小说作家的作品,他们大多获得过神秘悬念小说的最高奖项——爱德加·艾伦·坡奖。与前几本小说略有不同的是,我们更注重小说的选材,也就是说,作家的触角伸向了一般人难以想到的领域,编织了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案件,这无疑增加了小说的神秘感和读者对故事的好奇心。这样一来,不但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,也更方便于作家对案件扑朔迷离氛围的渲染,提升小说中的信息量。精明的作家往往把故事放置在具有历史事件和古文化的背景中,无疑是在向

读者展示神秘与悬疑的力量,接着再用超想象力的结构对读者形成阅读压力。有研究表明,只有在阅读节奏紧凑、信息涵盖高的作品时,才能充分调动读者大脑的思维神经,在短短的半个或一个小时内,读者与作家要展开一场真正的智力大比拼,考验读者是在阅读结束前猜出了大结局,还是在这之后。也许,这就是阅读神秘悬念小说的绝妙处,也是众多神秘悬念小说迷的阅读动力。但是,随着神秘悬念小说创作的发展,很多作品已经背离了传统悬念小说的写作法则,即范达因的21条法则。当代的神秘悬念小说对故事的结构,对事件的挑选,题材涉及领域之广,对环境和人物的描写都有了完全不同的手法。或许某些作品并没有蓄意渲染血腥的案件,也并不在意甩出凶手的信息,而是在这个案件的边缘徘徊;试图通过对环境和心理描写的冲击,来达到传达作品主题的目的。读者同样可以从这条渠道看到凶手,读出惩恶扬善的主题,猜出真正的凶手和犯罪动因。像《沉寂期》和《杀戮情绪》都是在结构上动了很大脑筋的,因此作品读起来更有冲击力和震撼力,这是在以往的作品中所不多见的。

在编选工作中,由于工作忙,时间紧迫,面对成千上万的优秀作品有时真是难于取舍,加之篇幅所限,又不得不忍痛割爱,因此难免疏漏。好在不久的将来,我们还会有新作问世。

另外,由于联系上的困难,与个别作者尚未取得联系,敬请谅解。请作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,以便赠送样书,并支付稿酬。

编 者

2006年1月20日

目 录

列车上的逃犯	(1)
谁之罪	(11)
沉寂期	(37)
改 造	(72)
枪 口	(93)
杀戮情绪	(112)
夜 班	(149)
乐于助人的陌生人	(165)
兀鹫登台亮相	(181)
圣诞节善行	(197)
灵 鸟	(229)
恰到好处之死亡规划	(258)
难解之谜	(265)
车 祸	(289)

列车上的逃犯

霍 克 周小进 译

第一次看到德里克·钱伯伦,费利西蒂·斯罗恩觉得他太年轻了,不像个警察。他举起塑封的爱丁堡警官证,放到她面前,照片上的他更加年轻,带着顽皮的微笑,与那漆黑的头发和深褐色眼睛倒很般配。“警察,小姐。”他说道,伦敦到爱丁堡的特快列车在夜色中向北疾驰。

“我做了什么?”她开玩笑地问道。他毕竟穿着便装,不像穿制服的警官那样威严。

那顽皮的笑意在他厚厚的嘴唇四周荡漾开来。“希望没什么事。我在火车上找一个年轻的苏格兰人,深色头发,左边脸上靠近耳朵的地方有个深红色的胎记。”他用手在自己的脸上比画了一下,“看到谁长得像他吗?”

她摇摇头。“没有。他犯了什么事?”

“去年冬天在爱丁堡杀了个人,后来逃到了欧洲大陆。几天前,他从多佛回国,被海关抓住了。我押送他到苏格兰接受审讯。”

“他跑了?”

“跑不远。他去上厕所,趁我不注意就溜了。火车速度每小时一百公里,他肯定不会跳下去的。就躲在火车上什么地方。我已经让列车员从火车头部开始找。我想请你帮个忙,跟我一起从火车尾部开始搜查。”

“好吧。”她很乐意帮忙。到苏格兰的夜间特快是很枯燥的,整整

七个小时,窗外都没什么好看的,只能看到自己的脸。至少这件事看来还挺刺激。

他们朝火车尾部走去。他解释道:“可能需要你查看厕所。哦,对了,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费利西蒂·斯罗恩。在伦敦做时装绘图。”

“那你旅行的方向不对嘛!”

她笑了笑。“到苏格兰去,和父母一起过周末。”然后她问道,“你以前丢过犯人吗?”

“没有,小姐。以后就算要和他们一起上厕所,也决不会让他们跑了。列车员走过来的时候,我只从那扇门那儿往别的地方看了一眼,他肯定就是那时候溜走的。”

“你们车厢里没有别人注意到他吗?”

“大多数人都睡着了。当然,在他们看来,安格斯·塞尔科克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不过是个普通乘客。”

“安格斯·塞尔科克。”她一边重复着这个名字,一边走进下一个车厢,“你觉得他危险吗?”

“杀过的人都是危险的。”

“不是,我是说你觉得他现在危险吗?他会不会拒捕?”

“我相信他会的。”

“你带了武器吗?”

钱伯伦摇摇头。“我们上火车的时候,有人护送,那边有人接。理论上讲,特快列车就像一个长长的隧道。只要车在开,就逃不了。只有上车或者下车的时候,才用手铐把我们铐在一起。在火车上,武器如果落在犯人手里,只会带来更大的伤亡。”

他们查看了半个列车,这时遇上了列车员。列车员名叫莫蒂默,一脸冷漠的样子。“怎么样?”警察问道。

列车员摇摇头。“有四名乘客记得见过一个脸上有胎记的人,但是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”

“我得和他们谈谈。”想起她还在身旁,他又说道,“这位是费利西蒂·斯罗恩。她在帮我找。”

列车员冲她点点头。“请跟我来。”

莫蒂默带着他们来到火车头部。“我们当时就坐在这里。”钱伯伦警察说着,用手指了指厕所对面的两个空座位。

“我记得你。”过道对面一个中年妇女说道。她身旁那位白头发的男士也点头表示同意。“还有一位脸上有胎记的小伙子。”

“他是个犯人,我要押送他到苏格兰,”钱伯伦解释道,“他去上厕所,然后好像就消失了。你们见过他一个人吗,我不在他身边?”

两位乘客都摇摇头。“我们可能在打盹。”男士说道。

后面座位上一位年轻女士记得的事情和他们差不多。她记得那个脸上有胎记的小伙子,但是没注意他到哪儿去了。后面隔几排座位有个小男孩,他也注意到了安格斯·塞尔科克,但是他一直在阅读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,他周末到伦敦看父亲,现在坐这趟火车回学校。“我会留意的。”说完,列车员忙自己的事情去了。

“也许他从火车上跳下去了。”费利西蒂说。

钱伯伦摇摇头。“塞尔科克不是自杀的那种人。”

“他是哪种人?”

警察耸耸肩膀。“二十岁。以前有不太严重的犯罪记录,但是去年二月他攻击了一位正在自动取款机旁取钱的人。偷了那个人的钱和车子,第二天受害人就死了。车子后来找到了,上面有塞尔科克的指纹。他不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罪犯。不过那时候他已经用偷来的钱买了一张到巴黎的机票。他到巴黎以后,法国警方没找到他;不过我们知道他的钱总会用光的,我们相信他肯定还会回来继续犯罪。这几个月,所有海关都在监视,终于在多佛抓住了他。要穿越海峡,走多佛的可能性最大。”

“那他父母呢?”

“都在爱丁堡,但是他和父母分开已经三年了。还有一个姐姐,不过他从来都不去看她。”

费利西蒂想着这个逃了很久的年轻罪犯的生活。“我猜,可能就是那个胎记,他才会遭人排斥。”

他摇摇头。“我认为这个理由不成立。很多人的残疾比他还要厉害。而且现在那些东西可以用激光治疗。”他们在空座位上坐了一会儿。他外套的袖子往上拉了拉,这时她注意到他的右腕上有个小小的

文身——taureau。她想说警察也许应该把这样的文身去掉,不过转念一想,她觉得这毕竟不是她的事情。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,这种事情并不罕见。

午夜的时候,列车的餐车是空的,不过邻近的酒吧车厢里还有几名顾客,有一名修女,戴着传统的面纱,一个人坐在那儿吃着什么东西,大概是太妃糖。头等厢里有一个年轻小伙子,脸上裹着绷带。她抓住了德里克·钱伯伦的胳膊。“你看他呢?绷带可以遮住胎记。”

他摇摇头。“列车员当时就提到了他,可他从伦敦上车以后就一直在那儿。”

“先不说绷带,他其他地方像塞尔科克吗?”

“实际上并不太像。他衣服不一样。头发也比塞尔科克长。”

“衣服可以换,头发嘛,可以戴上假发啊。我看过一部老电影,一个女人在火车上消失了,他们把她身上都裹上绷带,把她藏了起来。”

“当然都是坏蛋!走吧。”她对追踪的兴趣又复活了。

他们经过的时候,脸上裹着绷带的小伙子抬头看了看。

钱伯伦向对面座位上一位年长的女士说道:“夫人,我在找一名逃犯。能不能看看你和那位年轻人的身份证件?”

“他是我儿子。在伦敦动了点外科手术,现在坐车回家。”说着,她给他们看了她的驾驶证。

钱伯伦看了看,然后把驾驶证递还给她。“谢谢你……埃尔芬太太。你的儿子叫……”

“我叫罗伯特。”他回答道。他有很明显的苏格兰口音。

警察只随便看了看他的脸和眼睛。“谢谢两位。对不起,打扰你们了。”

回到过道里,他对费利西蒂说道:“不是他。我一近看马上就知道不是这个人。”

厕所在过道的尽头,他敲了敲厕所的门,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:“有人!”

“对不起,夫人。我是警察。请你开门,一位女士会进去看一眼。我们在搜捕逃犯。”

他们听到门闩滑动的声音,门开了一条缝。“给我看看证件。”那

个女人说道。钱伯伦拿出他的警官证，门开得大了点，刚好可以让费利西蒂探头望一望。

“看看门后面。”警察说道。她朝门后面望了望，但没有人。

费利西蒂谢过那位女士，然后和警察继续朝前走。“她面色不太好。也许是不适应坐火车。”

“今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也许以后我也不适应坐火车了。除非我找到塞尔科克，否则又要回到王子街去指挥交通了。”

他们来到了火车最前部，但是还是没能找到逃犯。“对了，”费利西蒂说道，“我们必须更有组织地搜查。在我们搜查车厢的时候，也许他从我们身边溜了过去，然后又折回到了火车尾部。”

他们找到了列车员莫蒂默，莫蒂默同意在他们身后跟着，以免塞尔科克溜掉。他们再一次检查了所有地方。最后他们来到火车另一头，莫蒂默赶了上来，说道：“你说的那个人不在火车上。”

“可他刚刚还在！”钱伯伦争辩道，“你听到那些证人讲的话了。他们看见我和他在一起。”

“等等，”费利西蒂说，“实际上证人看到的不过是那个胎记。如果胎记是假的呢？”

他摇摇头。“不可能。他第一次被捕的时候，我就见过他的照片。脸上一直有胎记。”

“那他用什么办法把胎记给遮住了。”

“我们已经查过脸上有绷带的那个小伙子，”他提醒她，“除此之外，火车上没有别人遮住了脸。”

“没有别的男人。”她纠正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刚才经过的时候，有个修女戴着面纱。那个面纱也许可以遮住安格斯·塞尔科克的胎记。”

“那他必须有个同伙在火车上，给他准备修女的衣服。可是没有人会知道我们要坐的是哪趟火车。”

“到爱丁堡和苏格兰东海岸的火车都是从国王十字站发车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哦，是啊。”他承认。

“他们很容易猜到，你今天或者明天要把塞尔科克送回苏格兰。也许有人带着修女的衣服一直在车站等着，看到塞尔科克以后，他们就跟着你们俩上车，然后等着塞尔科克抽空从你身边溜走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钱伯伦叹了口气，“最好回去查查。不过得由你来办。”

修女还坐在同一个包厢里，看到他们进来，她笑了笑。她名叫本尼迪克特。“我刚到伦敦参加电脑展，”她解释道，“我们的修道院要买几台电脑，我去看看哪种型号最适合我们。爱丁堡很多人可以给我们提供建议，不过我想了解最新的进展。”

钱伯伦警察笑着掏出了警官证。“我得请你帮个大忙，本尼迪克特修女。我相信你不会觉得这太过无礼。我到外面走廊里等你，能不能请你在斯罗恩小姐面前摘下面纱？我们在找一名逃犯，而且我——”

“没问题。”她说道，“我经常不戴面纱，不过院长说到伦敦去还是戴上比较安全。不过戴面纱之后，人们确实更加尊重我。”

揭开面纱之前，费利西蒂就知道对方肯定是个女人，不过她还是例行公事查看了一下，钱伯伦则在外面的过道上踱来踱去。“你真漂亮，”她盯着本尼迪克特修女纯洁无瑕的脸庞叹道，“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”

“不用客气。”

“这列火车有八个车厢，”费利西蒂对德里克·钱伯伦说，“我们都查过了。你要找的人不在这列车上。他肯定溜出了厕所，开了车门，然后跳下去了。没有别的可能性。”

“那应该会有人看到他！”警察表示反对。

“你都没有看到他离开厕所，何况你还是醒着的！大多数乘客都在打盹！”

“我想你说的也有道理吧，”他表示让步，“有没有别的主意？”

她思考了一会儿。“火车头部是什么地方？有行李车厢吗？”

这个想法让他发笑。“你老电影看得太多了。”

他们再次找到了莫蒂默。他说火车头后面的车厢里有邮件包。“可那个车厢是锁着的，”他提醒他们，“没有人能进去。”

“如果有紧急情况呢？你应该有钥匙吧。”

他说确实为紧急情况准备了钥匙。“钥匙锁在列车员的小推车里。但是你们不能进去。”

钱伯伦再次拿出他的警徽和警官证。照片的一个角开始有点卷了。“有这个警徽，在调查案件时，我有权进入那个地方，或者任何地方！我不会碰你的邮包。我只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藏身。”

费利西蒂跟在他们身后，穿过头等车厢，来到那扇锁着的门前。莫蒂默转动钥匙，打开金属门。头顶的灯也打开了，车厢里放着褐色的编织袋，每个袋子上都有粗体的“皇家邮政”字样，袋子顶端都封了口。虽然每个袋子都有一米来高，但恐怕连体格最小的成年人都可能藏在里面。至少在这次旅行中，邮包车厢里没有地方可以藏住安格斯·塞尔科克，或者任何其他入。

钱伯伦警察看来有些迷茫，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。他们离开了邮包车厢，列车员把门锁好。“下一站是什么地方？”回到列车员小推车旁的时候，钱伯伦问莫蒂默。

“没有下一站，早晨直达爱丁堡。”

“你们可以在纽卡斯尔停一下。”

一脸严肃的莫蒂默摇摇头。“除非是紧急情况。这可是爱丁堡特快。”

“去他妈的，这就是紧急情况！我必须联系局里，让他们在轨道周围地区搜索。我觉得我的小伙子大概还是跳了车。”

“如果他在列车高速行驶的时候跳了车，那你也不用担心他跑掉了。他肯定还在那儿等着你呢。至于联系当局，你可以用我们车上的电话。”

“不，不可以。只要有个设备，任何人都可以窃听移动电话，塞尔科克在犯罪圈子里有很多朋友。我需要一条安全的地面线路，联系爱丁堡和苏格兰场。如果他跳了车，而且还没有死，我们就必须抢在他的朋友们之前找到他。”

列车员想了一会儿，然后拿起电话，和列车长通话。他报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后说道：“车上有名乘客，德里克·钱伯伦警察。他看护的一名犯人跑了，看来是跳了车。他要求在纽卡斯尔停车，他要用安全

的电话线路向上司汇报。”莫蒂默一边听列车长说话，一边看了看表。
“好，我通知他。”

“他停车吗？”警察问道。

莫蒂默点点头。“我们会在三十四分钟之后经过纽卡斯尔。你做好下车准备。只能停几秒钟。”

“那就够了。”

费利西蒂跟着他来到靠近门的一个座位旁。“很抱歉，我帮不上什么忙。”

他耸耸肩膀。“我们也尽了力。车上可能的地方都看过了，他肯定不在车上。”

“接下来，你整个晚上都要去找他的尸体吗？”

“希望不用。这事有别人去做。”

费利西蒂转过脸来，盯着外面漆黑的夜色。“你是在爱丁堡长大的吗？”

“是啊。不太离家的孩子。以前最远就去过伦敦，这次到过多佛。看来，我倒真应该呆在家里。”

“不要自责。”

“那我还能责备谁呢？”

偶尔列车会穿过一个小镇，黑暗中显出几点灯光，不过直到列车来到纽卡斯尔郊区，车窗外才开始亮起来。“我要下车了。”他说。列车轰隆隆地开过了泰恩河上的桥。“谢谢你的帮助。”

列车慢了下来，准备在纽卡斯尔做短暂停留。列车员走上来开门的时候，他伸出手来与她握手。“德里克……”她一边握住他的手，一边说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还有一个解决办法。”

“不是裹绷带的脸、修女和行李车厢？”他的眼睛在冲她大笑。

“不是。还有个地方我一直没想到。”

“快点，你走不走啊？”火车停了下来，列车员吼道。

“什么地方？”钱伯伦问她。

“就在这儿，就在我眼前。你就是安格斯·塞尔科克，被扔下火车

的是钱伯伦警察。”

如果明智一点,他应该冲她大笑,然后直接走开。可事实上,她的话让他惊惶失措,他一把把她从过道里推开,然后朝车门冲过去。莫蒂默试图抓住他,结果只是让这个想逃跑的家伙摔了一跤。他跌倒在站台上,一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赶紧上来扶他。

“我是钱伯伦警察。”他最后一次举起了警徽和有照片的警官证。

到这个时候,费利西蒂却不会放过他了。“他撒谎!”她对工作人员说道,“他是个逃跑了的杀人犯,叫塞尔科克!”为了证明自己的话,她把塑封的警官证抓了过来,从上面撕下一张照片,下面还有一张完全不同的照片,那个人年纪要大一些,脸上有个胎记。

工作人员脸上的表情严厉起来。“你最好跟我来,先生。冒充警察是很严重的行为。还有你,小姐。”

后来,黎明的曙光降临纽卡斯尔市的时候,费利西蒂才开始对一位名叫罗林斯的警官讲述她的故事。“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这个人的,斯罗恩小姐?”他和蔼地问道。

“哦,他把证件给别人看,我发现照片一个角开始卷起来。可是证件是塑封的,你明白了吗?照片应该在塑胶层里面,而不是在外面。我想,钱伯伦警察很可能和塞尔科克一起进了厕所,塞尔科克大概用什么办法打倒了钱伯伦警察,就在厕所里面把他杀了。乘客们要么在打盹,要么已经睡着了,所以他要扶着钱伯伦的尸体走上几英尺,然后打开车门,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警察被扔进黑漆漆的夜色中,塞尔科克拿了他的警徽和警官证。他身上肯定带了多余的护照照片,以便在这样的紧急场合使用。他把照片剪成合适的大小,粘贴在警官证上钱伯伦照片的上面。”

“用什么粘贴呢?”

“随便什么黏的东西都可以!餐厅里买点太妃糖就够了。现在他只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。他必须想办法让火车在到达爱丁堡之前停下来,因为警察在爱丁堡车站等着他,肯定能认出他来。这事他处理得很聪明。首先,他让我相信他是个护送犯人的警察,然后他把钱伯伦的胎记说成犯人塞尔科克的主要特征。在列车员的帮助下,我们在车上找了一个小时,然后他决定下车,组织人员寻找尸体。当然,一旦

他进入纽卡斯尔市,就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啦。”

罗林斯警官惊讶不已。“这些都是从一张卷了角的照片上看出来的?”

“还有另外一件事情,”她承认,“下火车之前,他伸手和我握手。我又看到了他右手手腕上的文身,是 taureau 这个单词。这是法语,可是他说过他最远只到过多佛。塞尔科克刚刚从法国回来,这个词在法语里是‘公牛’的意思,我到法国去过几次,做时装绘图,懂点法语。”

“公牛?”

费利西蒂点点头。“塞尔科克的名字是安格斯,记得吗?就是《黑安格斯牛》中的安格斯。我猜他在法国做了这个文身,大概是想获得法国女士的好感。”

谁之罪

约瑟夫·汉森 张爱平 译

天色微明。清晨的雾霭缭绕在塞特勒斯湾的松树林里。当哈克·博汉农的车开到路的弯处时,他看见前面三个灰色的身影向北穿过马路。从帽子上他认出其中有两人是县治安官,而另一个步履沉重的囚犯是克莱·吉尔摩尔,县高中的体育老师。治安官们为他打开后车门,他弯下身钻了进去,治安官也坐进了车,车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,车经过博汉农,朝海滨公路开去。开车的是菲尔·杰拉德中尉。坐在后座上的治安官名叫弗恩。博汉农举起手向他们打招呼。杰拉德也举起手碰了下帽檐以示回应,而且看上去一脸的严肃相。

博汉农把他的那辆破旧的绿色小货车停在吉尔摩尔家的前面,那房子在晨雾中显得黑糊糊的,像只笨重的大盒子。雾霭穿过密密匝匝的枝干萦绕在树木周围,树下,在蕨类植物和栎叶漆树之间有一块斜坡,他爬上这块斜坡,对站在大门口的朗德奎斯特点了点头,他是个大块头的年轻治安警官。接着,他沿着这栋房子往后面走,在那里,他发现一扇高高的木门半开着,他走进带有一个大泳池的露台内。游泳池是空的,里面只有干燥的棕色松针,这个游泳池已经很久没放过水了。

关于这个泳池,还有个传说呢。他只知道一部分。每个人都只知道一部分。没有人知道结局。或者说,直到今天凌晨三点半或是四点才知道。房子后面的一扇玻璃移门开着,雾气缓缓地向房子里头飘去,有一个身影站在那儿,他知道那个苗条修长的身影是谁——警官T.霍琪。“早上好。”他边说边走了进去,僵硬地对她笑笑,并向躺在她